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

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還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戰爭第一個年頭內，人民解放軍即已在幾個戰場上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迫使蔣介石轉入防禦地位。而從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間，人民解放軍即已轉入了全國規模的進攻，破壞了蔣介石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企圖徹底破壞解放區的反革命計劃。現在，戰爭主要地已經不是在解放區裏進行，而是在國民黨統治區裏進行了，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已經打到國民黨統治區域裏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

主義及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還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世界的東方，在這裏，共有十萬萬以上人口（佔人類的一半）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到進攻，不能不引起這些被壓迫民族的歡欣鼓舞。同時對於正在鬥爭的歐洲與美洲各國的被壓迫人民也是一種援助。

二

從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戰爭的一天起，我們就說，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够打敗他。我們必須打敗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一個在美帝國主義指揮之下的反對中國民族獨立與中國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戰爭。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民族的統一與獨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然

而恰在這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地結束以後，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代替德國與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地位，組成反動陣營，反對蘇聯，反對歐洲各新民主國家，反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反對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在這種時候，以蔣介石爲首的中國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一模一樣，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中國出賣給美國，發動戰爭，反對中國人民，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在這種時候，如果我們表示軟弱，表示退讓，不敢堅決地起來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中國就將變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將被斷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地進行了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反對蔣介石的進攻。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與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够打敗的。當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暴風雨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當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匪幫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戰爭的時候，蔣介石匪幫認爲，只須三個月至六個月，就可以打敗人民解放軍。他們認爲他們有正規軍二百萬，非正規軍一百餘萬，後方軍事機關及部隊一百餘萬，共有軍事力量四百餘萬人；他們已經利用時間完成了進攻的準備；他們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們擁有三萬萬以上的人口；他們接收了日本侵華

軍隊一百萬人的全部裝備；他們取得了美國政府在軍事上與財政上的鉅大援助。他們又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已經打得很疲倦，而且在數量上與裝備上遠不及國民黨軍隊；中國解放區還只有一萬萬多一點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區的反動封建勢力還沒有被肅清，土地改革還不普遍與不徹底，人民解放軍的後方還不是鞏固的。在這些基礎上，蔣介石匪幫就不顧中國人民的和平願望，最後地撕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間簽訂的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及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發動了冒險的戰爭。那時我們說，我們敵人軍事力量的優勢，這只是暫時的現象，這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而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是佔着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十八個月戰爭的經驗，充分地證明了我們的論斷。

三

十七個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爲止，十二月尚未計入）作戰，共殲滅了蔣介石正規軍及非正規軍一百六十九萬人，其中被打死打傷的六十四

萬人，被俘虜的一百零五萬人。這樣，就使我軍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保存了解放區的基本區域，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我們所以能夠如此，在軍事方面來說，是因為執行了正確的戰略方針。我們的軍事原則是：（一）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三）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及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四）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五）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之把握。（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與連續作戰（即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七）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

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及城市。(八)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及城市則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備而又爲環境所許可之據點及城市，則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之據點及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九)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及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綫。(十)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與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儘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時間。以上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的主要的方法。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軍在和內外敵人長期作戰中鍛鍊出來，並完全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的。蔣介石匪幫及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曾經多次召集他的將校受訓，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及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美國軍事人員則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並替蔣介石直接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這是因爲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與戰鬥員團結一致、及瓦解敵軍等項目標的基礎上，建立起人民解放軍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當着我們避開優勢敵人的致命打擊，並轉移軍力求得在運動中殲滅敵

人，而主動地放棄許多城市的時候，我們的敵人是興高彩烈了。他們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勝利和我們的失敗。他們被一時的所謂勝利冲昏了頭腦。張家口被佔領的第二天，蔣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動的國民大會，似乎他的反動統治從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國帝國主義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們將中國變為美國殖民地的狂妄計劃，從此可以毫無阻礙地實現了。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蔣介石及其美國主子的腔調也發生了變化。現在是一切內外敵人都被他們的悲觀情緒所統治的時候。他們唉聲嘆氣，大叫危機，一點歡樂的影子也不見了。十八個月中，蔣介石的前綫高級指揮官，大部分因為戰敗被撤換。這裏有鄭州的劉峙，徐州的薛岳，蘇北的吳奇偉，魯南的湯恩伯，豫北的王仲廉，瀋陽的杜聿明、熊式輝，北平的孫運仲等人。負指揮全副作戰責任的蔣介石的參謀總長陳誠，亦被取消此種指揮職權，降為東北一個戰場的指揮官。而在蔣介石自己代替陳誠担任全局指揮的期間，却發生了蔣軍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這樣一個局面。蔣介石反動集團及其美國主子，現在應當感覺到他們自己的錯誤了。他們將日本投降以後一個長時間內，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願望，力爭和平反對內戰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膽怯與力量薄弱的表現。他們過高估計了自己力量，過低估計了革命力量，冒險地發動戰爭，因而落在他們自己佈置的陷阱裏。我們敵人的戰略打算是徹底地輸了。

現在，比較十八個月以前，人民解放軍的後方也鞏固得多了。這是由於我黨堅決地站在農民方面實行改革土地的結果。在抗日戰爭時期，爲着和國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綫及團結當時尙能反對日本的人們起見，我黨主動地由抗日以前的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改變爲減租減息的政策，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後，農民迫切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改變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改爲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我黨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出的指示，就是表現這種改變。一九四七年九月，我黨召集了全國土地會議，製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並立即在各地普遍實行。這個步驟，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針，而且對於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徹底性（地主得到較農民爲多的土地財產，富農的土地財產原則上不動）作了明確的改正。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在消滅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則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這是消滅封建制度的最徹底的方法，這是完全適合於中國廣大農民羣衆的要求的。爲着堅決地徹底地進行土地改革，鄉村中不但必須組織包括僱農貧農中農在內的最廣泛羣衆性的農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而且必須首先組織包括貧農僱農羣衆的

貧農團及其選出的委員會，以爲執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機關，而貧農團則應當成爲一切農村鬥爭的領導骨幹。我們的方針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的封建的及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地主、富農應得的土地及財產，不能超過農民羣衆。但是，曾經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期間實行過的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的錯誤的政策，也不應重復。地主、富農在鄉村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雖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況來說，大約只佔百分之八左右（以戶爲單位計算），而他們佔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況，則達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因此，我們土地改革所反對的對象，人數甚少，而鄉村中能够參加與應當參加土地改革統一戰綫的人數（戶數），則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樣多。這裏必須注意兩條基本原則。第一、必須滿足貧農與僱農的要求，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務。第二、必須堅決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只要我們掌握了這兩條基本原則，我們的土地改革任務就一定能够勝利地完成。舊式富農按照平分原則所多餘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財產之所以應當拿出來分配，是因爲中國的富農一般地帶着很重的封建與半封建剝削的性質，富農大都兼收地租及放高利貸，其僱傭勞動的條件亦是半封建的。還因爲他們所佔的土地數量很大，質量很好，如不平分則不能滿足貧僱農的要求。但是按照土地法大綱的規定，對待富農與對待地主一般地應當有所

區別。土地改革中，中農表現贊成平分，這是因為平分並不損害中農。在平時，中農中一部分土地不變動，一部分增加了土地，只有一部分富裕中農有少數多餘的土地，他們也願意拿出來平分，這是因為在平分後土地稅的負擔他們也減輕了。雖然如此，各地在平分土地時，仍須注意中農的意見，如果中農不同意，則應向中農讓步。在沒收分配封建階級的土地財產時應當注意某些中農的需要。在劃分階級成分時，必須注意不要把本來是中農成分的人，錯誤地將他們劃到富農圈子裏去。在農會委員會中，在政府中，必須吸收中農積極分子參加工作。在土地稅及支援戰爭的負擔上，採取公平合理的原則。這些，就是我黨在執行鞏固地聯合中農這一戰略任務時所必須採取的具體政策。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够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條件。

五

爲了堅決地徹底地實行土地改革，鞏固人民解放軍的後方，必須整編黨的隊伍。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這種成效，主要地是在於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及許多幹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

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統一這樣一個基本的方向。在這點上我們黨是比抗日以前的幾個歷史時期，大進一步了。但是，在黨的地方組織方面，特別是在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純與作風不純的問題，則沒有獲得解決。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時間內，我們黨的組織，由幾萬黨員，發展到了二百七十萬黨員，這是一個極大的躍進。這使我們的黨成了一個空前強大的黨。這使我們有可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並打退了蔣介石的進攻，領導了一萬萬以上人口的解放區與二百萬人民解放軍。但是缺點也就跟着來了。這即是有許多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及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他們在農村中把持許多黨的政府的與民衆團體的組織，作威作福，欺壓人民，歪曲黨的政策，使這些組織脫離羣衆，使土地改革不能徹底。這種嚴重情況，就在我們面前提出了整編黨的隊伍的任務。這個任務如果不能解決，我們在農村中就不能前進。黨的全國土地會議徹底地討論了這個問題，並規定了適當的步驟與方法。這些步驟與方法，現在正和平分土地一道在各地堅決實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黨內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徹底揭發各地組織內的離開黨的路綫的錯誤思想與嚴重現象。全黨同志必須明白，解決這個黨內不純的問題，整編黨的隊伍，使黨能夠和最廣大的勞動羣衆完全站在一個方向，並領導他們前進，是解決土地問題與支援長期戰爭的一個決定性的環節。

六

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爲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鉅大資本，壟斷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着，成爲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期間及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這個資產階級，叫做資產階級，即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被這些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所壓迫與損害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雖然也是資產階級，

却是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們和帝國主義沒有聯系，或者聯系較少，他們是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到達的地方，對於這些階級，必須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給以保護。蔣介石統治區域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其中有為數不多的一部分人，即這些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動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集團散佈幻想，他們反對人民民主革命。當着他們的反動傾向尚能影響羣衆時，我們應當向着接受他們影響的羣衆進行揭露工作，打擊他們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使羣衆從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但是，政治上的打擊與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如果混同這兩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裏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是指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小規模的工商業資本家。此外還有不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廣大的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對於這些小工商業者，不待說是應當堅決保護

的。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由於新民主主義國家手裏有着從官僚資產階級接收過來的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巨大的國家資本，又有從封建制度解放出來、雖則在一個頗長時間內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個體的，但是在將來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在這些條件下，這種小的及中等的資本主義成分，其存在及發展，並沒有什麼危險。對於土地革命後農村中必然發生的新的富農經濟、也是如此。對於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採取過左的錯誤的政策，如像我們黨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福利為目標。是絕對不許重複的。這種錯誤如果重犯，必然要損害勞動羣衆的利益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中國土地法大綱上有一條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這裡所說的工商業者，就是指的一切獨立的小工商業者及一切小的與中等的資本主義成分。總起來說，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家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着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及小的與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的追隨着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一

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

七

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軍發表宣言，其中說：『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綫，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就是人民解放軍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從表面上看來，現在時期，比較抗日時期，我們的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綫，似乎是縮小了。但在實際上，只是在現在時期，只是在蔣介石用賣民族利益給美國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國規模的國內戰爭之後，只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罪惡已經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之後，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綫才是真正的擴大了。在抗日時期，蔣介石及國民黨在中國人民中還沒有完全喪失威信，他們還有許多欺騙作用。現在不同了，他們的一切欺騙都已被他們自己的行為所揭穿，他們已經沒有什麼羣衆，他們已經完全孤立了。和國民黨相反，中國共產黨不但在解放區得到最廣大人民羣衆的信任；在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擁護。如果說，在一九四六年，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還有一部分

人懷着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想法，那麼，在現在，這種想法已經破產了。由於我黨採取了澈底的土地政策，使我黨獲得了比較抗日時期廣大得多的農民羣衆的衷心擁護。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蔣介石的壓迫及我黨堅決保護羣衆利益的正確方針，我黨獲得了蔣介石統治區域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廣大羣衆的同情。這些羣衆，因為挨餓，因為政治上受壓迫，因為蔣介石的反人民的內戰奪取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們就不斷的掀起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鬥爭，他們的基本口號就是反飢餓、反壓迫、反內戰及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而在抗日以前，在抗日時期，乃至日本投降後一個時期，都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因此我們說，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統一戰綫，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廣大，也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鞏固。這件事，不但與我們的土地政策及城市政策相聯系，而且與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與蔣介石由進攻轉入防禦，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中國革命已經進入新的高潮時期這一總的政治形勢，密切地聯系着。現在人們看到了蔣介石統治的滅亡已經不可避免，因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解放軍身上，這是很自然的道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綫，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這個統一戰綫還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之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任何